

八點多才到溪頭，會讓那些女孩子感動得快掉淚。李銘在當時健步如飛，好像一點也不累。很榮幸我也在此行列中，還有阿博也是。聽說畢旅中李銘對某個女孩很有意思，而那個女孩對他的印象也很好，可惜沒有譜出一段更美好樂章。

王啓明來得較晚，因為有親朋從臺北來，要去迎接。上次來洛城也是阿Q來接我，招待我玩了三天。嘗過此地的大河，有雞蛋那麼大。那次曾和阿Q暢談，談到激動處真想哭。王啓明也結婚了，王大嫂這次不能來，上回新婚回臺北曾宴請同學。阿Q與夫人長得很像，真有那麼一點「夫妻臉」的樣子。

飯後在客廳坐，好像大家都在等着這一刻——唱歌。滿天、王啓明、郭文達、我，當年的團員義不容辭，高歌一曲——回憶。「春朝一去花亂飛，又是佳節人不歸……」畢業前後急就章編成的班刊就以此句為封面，配上一幅少女略帶感傷的畫像，沒有什麼發人深省的意義，只是表達一種離別前的無奈。這一曲回憶讓電信63級沾光不少，首先在大二時贏得班際合唱比賽第一名，最後在畢業旅行歡迎臺大圖書館系女孩的晚會上大放異采，唱得女孩子們為之動容。然也許太久沒練了，唱不出那股韻味來，也許主要的原因是沒有「傾訴」的對象了。接下去一首「你來」，這是大三蟬聯冠軍的曲子，記得服兵役時在鳳山受訓，還經常和滿天在露天洗澡堂碰頭，光着身邊洗邊唱，唱到「常使我淚滿襟」時，真想掉淚，如今唱來也沒有那麼激動了。再一首「當晚霞滿天」……，把酒高歌，彷彿還在新竹交大。

最後合拍一張照片，大家叮嚀我務必投給友聲，刊在封面上亮相（見288期）。交大電信63級在美同學會圓滿結束。

後記：感謝金毅華及金大嫂的盛宴，謝謝滿天及其女朋友送給我太太的禮物，更感謝阿博及李大嫂多日陪我逛百貨公司採購並提供我意見；借友聲之一角感謝諸位同學歡迎我的熱誠。

又記：九月中李博文兄嫂携女返國省親，黃鴻欽兄自美返國定居，十九日晚由老板作東，在貴都吃蒙古烤肉，與會之學長、學嫂連同第二代一共是廿四人。

我的姓名釋疑

商 冰

假如學長們要回想大平越時代有沒有一個姓「商」的校友，那你真的要「大傷腦筋」了。我既不姓「商」，也不是單名一個「冰」字；「商冰」只是我用做寫文的筆名。

因為我的瘦小和貧窮，我大一時的室友，奉送了我一個「綽號」，叫做「小可憐」，我認為是一種「侮辱」，從來沒有接受。

在大二的時候，因為我破舊的軍衣（國立八中的制服）已經百孔千瘡，我的室友們又送了我一個綽號，叫做「傷兵」（商冰），我勉強的默認了，這個「雅號」一直沿用到大三。

在大四的時候，我的室友（他的綽號）「藍關馬」另贈了我一個綽號，叫做「將軍」。但是他一再提醒我，這個「將軍」並不是「威風凜凜」的得勝將軍，而是「四慘」之一的「將軍被敵擒」的將軍，因為怕被讀者誤會為自高自大，所以不敢用作筆名，還是甘心情願自署名作「商冰」。

我一生以來庸庸碌碌，在校時也是籍籍無名，如果你能猜到我的「真姓名」，那你不是我的鄉友，也一定是我的級友或舍友。我的詩文惡劣，寫文章是因為「情感衝動」，家內「獻醜」。我如「出醜」於外，你我同鄉同級，都沒有面子。請你幫場替我「保密」，使「鄉醜」「級醜」不致外揚；因為交大是一座光輝的有金子招牌的大學府呀。

難得糊塗，心照不宣，謹此預謝愛心的維護。